

实用阿汉互译教程

马景春 编著



YZLI0890112864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实用阿汉互译教程

马景春 编著



YZLI089011286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用阿汉互译教程 / 马景春编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2011重印)

ISBN 978-7-5446-1754-3

I. ①实… II. ①马… III. ①阿拉伯语—翻译—教材

IV. ①H37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8279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支顺福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字数 276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754-3 / H • 0753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UBLISHING CO., LTD.



前言

随着我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的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阿拉伯语教育和翻译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除近 20 所正式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高等院校外,还有几十所伊斯兰教经学院,以及估计不下百所的各类阿语学校和培训中心。各类阿语出版物及印刷品,包括图书、会议文件、商贸信函、协议书等,数量也非昔日可比。阿语从业人员之多更是难以统计,据说以小商品交易著称的义乌一地就有阿语翻译 1000 多人。而与此同时,阿语教材建设却远远滞后,翻译教材甚至难得见到。翻译人员水平总体低下,能真正胜任一般翻译任务的恐怕为数甚少,连被视为中国最高水平的重要文件的阿文译本也往往充满翻译腔,有的甚至错误百出。

面对上述形势,作为一个工作了几十年的阿语翻译和教师,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即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拿来与阿语界同仁,特别是年轻人交流,以期共同推动我国阿语教育和翻译事业的发展。但当我提笔为此写书的时候,却觉得真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站在了“地狱的入口处”,要写下去,就同样要像马克思所说,“需要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世上大概没有一门学问像翻译这样,存在如此多的分歧和争议。比如,关于翻译的本质,有的说翻译是科学,有的说翻译是艺术,有的说翻译是交流,有的说翻译是“过程”,等等。关于翻译的方法,中国古代有“文”、“质”之争,现代有“信”和“顺”的水火不容。国外则有“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的不同。关于翻译的标准,当有的认为“还是信达雅好”时,有的则认为这个“三字经”式的标准“早

该寿终正寝”了。忠于原文对许多人来说是天经地义,但也有的认为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还有的反对像是普遍认可的译文应该通顺的原则,认为那是“对原文的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施暴”,主张“存异”,如此等等,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给我勇气,使我写下这本书的,是我这样一个信念:翻译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客观现实,总该有一些主导的、规律性的东西可循。虽然翻译理论五花八门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但它们都反映了或强调了翻译现象的某一个方面,并非绝对地相互排斥。我们从事阿语教学和翻译的人,应该客观、全面地理解这些理论,吸取其有益成分,从而加深对翻译的认识,并结合阿汉互译的实践,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继续探寻翻译的本质和规律。另外,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帮助那些即将踏入或刚刚踏入这个领域的人,走出可能存在的把翻译看成是简单、机械的认识上的误区,并向他们介绍一些翻译家们常用的、我认为应该肯定的阿汉互译的技巧和方法。

与一些人认为翻译主要是实践,主张少谈甚至不谈理论不同,本书将翻译理论问题放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翻译理论对翻译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决定着翻译的结果。为什么有人会死译原文,译成汉语式的阿拉伯语或阿拉伯语式的汉语?为什么有人又敢于离开原文,胡译乱译?归根结底与译者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关。本书第一编“翻译理论知识”第一章简略介绍了在有关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等问题上的一些不同见解,提出了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并分析了翻译的困难和限度。主要目的是让读者对翻译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能认识到翻译的复杂性,认识到影响和制约翻译的多种因素,从而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避免将翻译看成是简单的和机械的语言转换,追求字当句对和百分之百的等值。第二章“翻译史简介”概略介绍了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上出现的翻译理论,目的也是为了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第三章“阿汉互译过程中的理解与表达”提出了在理解原文和表达原意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并简单介绍了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翻译过程图。强调理解原文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面含义上,而表达原意要使用符合译文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

阿汉两种语言都是具有突出特点的语言,相互差别极大。认识这些特点和差别,对于两种语言间的互译无疑是重要的。本书第二编第四章用了较长篇幅分析了阿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和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互译中的问题。第五章“阿汉互译方法和技巧”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读者可以通过大量例句了解阿汉互译的常用方法和技巧。

本书第三编中的“阿汉互译实例”,分别摘选了阿汉各种题材的文字片段计20段并附参考译文,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译文有的选自出版的翻译作品,有的是作者自译或改译。译文或许不够完美,但作者认为其文字处理方式有参考价值,读者从中可看到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的综合运用。“翻译练习”则结合本书内容提供了一些运用各种翻译技巧的练习题,学习者可酌情选用。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埃及阿拉伯语专家侯赛因·伊斯梅尔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帮助,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还要特别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教授和东方语学院严庭国院长为出版此书给予的大力支持。

由于作者水平的限制,书中难免错误或不当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

2009年8月



目

录

第一编 翻译理论知识

第一章 翻译的基本原理	3
第一节 翻译的本质	3
第二节 翻译的困难和限度	8
第三节 语言的可译性	13
第四节 翻译的标准	14
第五节 对译者的要求	22
第二章 翻译史简介	23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上的著名翻译家与他们的翻译理论	23
第二节 西方翻译研究史的三个发展阶段	27
第三节 我国阿拉伯语翻译史简介	29
第三章 翻译过程中的理解与表达	31
第一节 理解	31
第二节 表达	46
第三节 奈达的翻译过程图	55

第二编 阿汉互译知识和技巧

第四章 阿、汉两种语言的比较与翻译	59
第一节 词汇比较	59
第二节 句法比较	65
第三节 修辞比较	80
第五章 阿汉互译方法和技巧	90
第一节 句子的切分与整合	90
第二节 增词	107
第三节 省词	127
第四节 语态转换	139
第五节 肯定与否定形式的转换	146
第六节 抽象译法和具体译法	155
第七节 转换译法	164
第八节 习语的翻译	180
第九节 汉语若干句型的翻译	190
第十节 外来语的翻译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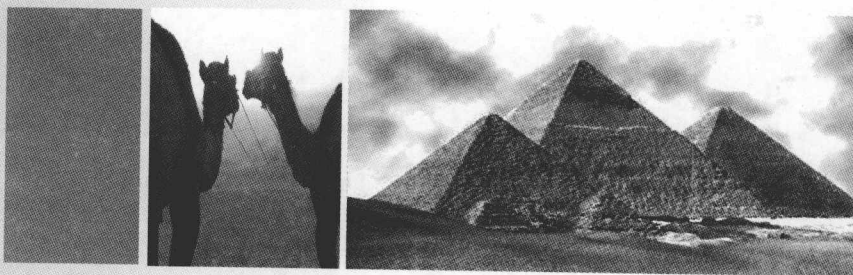
第三编 阿汉互译实例与练习

一、阿汉互译实例	211
二、翻译练习	275

附 录

一 汉阿译音表	291
二 阿拉伯语字母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参照表	297
三 主要参考书目	299

第一编



翻译理论基础知识

第一章

翻译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翻译的本质

什么是翻译？这似乎是一个包括没有学习过外语的人都了解的问题，是指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活动。但是，古今中外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对翻译下的定义却是多种多样，至今也未能做到统一。比如，有的从语言学角度，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原语）的言语产物用另一种语言（译语）予以再现”（费奥多罗夫），“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调节的转换”（德里达）；有的从文艺学角度，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西奥多·萨瓦里）；有的从交际学角度，认为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奈达早期翻译理论）；有的强调翻译是转达意义，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现代汉语词典》）；有的强调翻译的思维过程，认为“翻译是译者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杨自俭）等等（黄忠廉，2000：7-13）。以色列学者图里为翻译下了一个最为宽容的定义：“翻译是在译语系统中，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作为或被人们认为是翻译的所有译语文本”（李文革，2004：192）。

此外，还有许多调侃翻译的妙语，如西方谚语“翻译是叛逆”，及其它如“翻译是出卖原诗”，“翻译是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等等。

人们从不同角度给翻译下的种种定义，反映出翻译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也反映出人们对翻译现象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翻译史上,直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翻译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忠实与优美等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后半叶,在语言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系统的翻译理论,但一般仍局限于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超出了语言学的界限,开始从更广阔的角度研究翻译,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学派,多元系统论等各派学说林立,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今天,我们学习翻译理论,就要吸收各派学说的研究成果,在新的水平上认识翻译。参考各家学说,这里我们不妨将翻译定义为:

翻译是操不同语言的群体间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用一种语言将另一种语言的含义尽可能表达出来。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应注意的几点。

一、翻译是操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它受到多重因素,特别是译者和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译者的价值观、思想文化状况,不仅影响到他译什么,而且影响到他怎样译。我国近代大翻译家严复为了给被西方列强逼到绝境的国民敲起警钟,救亡图存,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和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他为了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将原书名内容砍去一半,译为《天演论》,还对书中内容做了不少删改和“修正”。考虑到当时上层封建士大夫对社会的影响力,严复适应他们的兴趣,让译文采取了他称之为“雅”的古文形式。在翻译实践中,由于译者不同,译文往往大相径庭。如鲁迅和傅雷都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列斯朵夫》,但鲁迅译文生硬难懂,傅雷的译文则通顺流畅。其原因是鲁迅主张改造汉语,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关于翻译的通讯”,《鲁迅全集》4卷第352页),而傅雷主张翻译文学作品应重“神似”,不重“形似”。可以说,译者自身的思想文化状况,是决定翻译作品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环境关系到翻译作品的影响,甚至决定其命

运,是译者必须考虑到的问题。在古代,当佛教进入中国时,为了免遭中国本土文化的抵抗,译者经常引入儒家思想和使用道家概念,如称佛教为“佛道”、“释道”等,并避开“拥抱”、“接吻”等字眼,删除对妓女的叙述。在当代,一些西方图书如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的传记《亲历历史》,包含一些对中国所谓“人权”问题横加指责的字眼,翻译时都必须删去。这些都是译入语环境影响翻译的明显例证。今天当我们要将中文译成阿文时,也一定要注意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文化环境,避开一些可能会引起阿拉伯读者反感或他们难以接受的文字。我们可尽量少用这类字眼,比如可将“村支部书记”译成“村负责人”等。

二、翻译要转达的主要是原文的意义,而非其形式。

翻译当然最好是将原文的内容及其形式都转达给读者。但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及其句式、语态、修辞格等使用上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差别很大,很难做到两全其美。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应该坚持以表达原文意义为主,形式次之的原则。至于什么是意义,人们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多种定义。比较严格的定义是把意义认作是一种关系,即“言语符号同该符号标志物之间、同符号使用者和使用场合之间,以及同其他符号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谭载喜,2000:59)。其基本意思是指词语在其所处语境中所发挥的语义功能,即在其所处语境中所表示的意思。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要在词语所处语境中确定其意义。一个词可以有多种意义,但在所处语境中,应该只有一种意义。初学翻译的人一个常犯的错误,是将原文中词语的意义简单地理解为词典上所标出的意思,结果要么歪曲了原意,要么文理不通,被称之为“字典语言”。比如,阿语“ماذا عندك?”按词典解释,其意思是“你有什么?”,但如果是在医院诊室,当大夫这样问患者时,意思就只能是“你哪里不舒服?”或“你怎么了?”。再如,汉语“你慢走!”,“你走好!”,都是中国特有的告别语,如果不顾其在语境中的实际意义,死译为“إمش على مهل!”,阿拉伯读者就会感到莫名其妙,而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原语形式,译出意义,译成“مع السلامة!”(即“再见”),则可顺利实

现交流目的。同样的例子还有过去人们常用的“你吃饭了吗?”，“你出去呀?”之类的问候语，都不宜照字面死译。再如，阿语谚语“من سل سيف البغي قتل به”，如果照原文形式，译成“谁拔出不义的剑，他就会被这把剑杀死，”远不如根据汉语习惯译其意义译成“多行不义必自毙”为好。而一些涉及到政治、宗教、民族习惯等重要或敏感问题的词语，更要注意准确表达原文意义，不能仅从语言的角度去翻译。有关这些，将在今后的章节中讨论。

在翻译实践中，有些人往往只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考虑问题，拘泥于原语形式，追求原文与译文的机械等同，不懂得翻译的目的是交流，主要是转达原语意义的道理。比如，毛泽东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最后一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有的人就坚持要“忠于原文”，照字面翻译。曾在中国工作的叙利亚专家奥贝德先生则坚决反对。他说，放屁是极不文明的行为，阿拉伯人十分厌恶，这样的字眼绝不可出现在阿语诗句中。奥贝德先生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其实，即使阿语诗词中容许这类字眼出现，将“不须放屁”译成“لا تضرط!”也是不对的。因为“不须放屁”在这句诗中的意思是不许胡说的意思，而并非真地不让放屁，拘泥于原文只能使译文读者感到莫名其妙，达不到交流的目的。这句话后来正确地译成了“كفاك الهراء”。

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阿语教材中的一段话：

أنا مضيفة . منذ متى ؟
ربما منذ فتحت عيني ونظرت بهما الى السماء : فلم تكن السماء إلا مكانا
تطير فيه الطائرات ، ولم تكن الطائرات إلا مكانا فيه مضيفات

有的学生在作业中将这段文字译为：

“我是一个航空小姐。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从我睁开我的双眼，用它俩去看天空时：天空曾经只是飞机在其中飞翔的地方，飞机曾经只是其中有一些航空小姐的地方。……”

这段译文,看上去十分“忠于原文”,而实际上只是忠于原文的形式,未能真正转达出其意义,使人读起来感到费解。如果在翻译中注重其意义,则可译为:

“我是一个航空小姐。”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从我睁开双眼仰望天空时就开始了:那时,我看到天空,想到的就是那里飞行的飞机,看到飞机,想到的就是里面的航空小姐。……”

一些书名的翻译,突出地体现了翻译是为了交流,主要是转达原文意义的原则。如:将《الف ليلة وليلة》(“一千零一夜”)译成《天方夜谭》,将《穆斯林的葬礼》译成《عاشق الیشم》(酷爱玉石的人),将鲁迅小说《祝福》译成《ضحیة العام الجديد》(“新年的牺牲品”)等。

三、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翻译不可能是完全的,只能是近似的。

有些人强调翻译要忠于原文,无可非议。但主张译文要百分之百地转达原文信息就不切实际了。且不说一些表示民族特有事物的文字,如汉语中的“天干”、“地支”等,很难完全地翻译成外语,就是一般文字所包含的意义,在译文中往往也有增有损。比如,将汉语的“他爱吃醋”译成阿语的“هو غيور”,虽然译出了基本含义,但一方面“غيور”表示的意思不限于男女之间的妒忌,其含义范围比“吃醋”要宽,另一方面,“غيور”没能表达“吃醋”一语的历史典故的含义,即在译文中损失了原文的部分含义。反过来,当将阿语的“هو غيور”译成“他爱吃醋”时,又增加了原文没有的这一历史典故含义。再如,将一句极为普通的汉语“我是一个学生”译成阿语的“أنا طالب”,也没有完全地转达原文所包含的信息,因为汉语中的“学生”,既包括男学生,也包括女“学生”,而阿语的“طالب”却只是指男学生。翻译在大多数情形下只是近似地转达原文,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会清楚地看到,此不赘述。

第二节 翻译的困难和限度

许多人将翻译看得十分简单,以为两种语言似乎只是发音和书写形式不同,只要找到对应的词语就可以了。而经历过翻译实践的人却都体验到翻译是困难的。我国近代翻译家严复称:“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天演论·译例言》)。鲁迅也说:“我向来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思,但真地一译,就会感到困难,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翻译为何如此困难呢?

翻译的困难首先来自语言本身。各种语言在词汇、语法、修辞等诸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自成体系,很难机械地相互替代。特别是像阿拉伯语和汉语这两种属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差别很大,相互间的转换就更为困难。

比如词汇。词汇是各种语言的基础。各种语言不仅用什么声音和字型组成词汇表达外在世界是随意的,而且为了表达外在世界而将其进行切分时,也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这就使得各种语言的词汇意义都带有一定的民族性。不仅一些表达某个民族特有事物的词汇,如汉语中的“天干地支”、“阴阳八卦”,阿语中的“قبة”,“كعبة”等在其它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而且即使一些看上去词义相同的词汇,相互间也往往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比如汉语“早晨好”和阿语“صباح الخير”的词汇意义就不完全相同。汉语的“早晨”是指早晨七、八点钟的时间,而阿语中的“صباح”有时指从早晨直到中午的一段时间。汉语的“学生”一词的涵义包括大、中、小学所有男女学生,而且不分数目,阿语中没有相当于汉语“学生”的词,只有طالب(男生),طالبة(女生),تلميذ(男小学生),تلميذة(女小学生)等,若要表示两个或多数学生,还需要另外形式的词。词汇意义的民族性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反映出这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立场。比

如,受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十分重视亲属称谓,赵光任在《中国人的各种称谓中》列举了 114 种,包括内弟、内侄、姑表兄弟、姨表兄弟等。而在阿语中,兄弟不分,统称“أخ”,姐妹不分,统称“أخت”,祖父母与外祖父母不分,统称“جد وجدة”。另一方面,由于受游牧部落生活的影响,阿拉伯人十分重视不同生长期的骆驼的名称。他们将 6 个月的骆驼称为“حوار”,将从 7 个月到 5 岁的公驼称之为“قاعود”,母驼称之为“بكرة”,将再大些的公驼称之为“جمل”,母驼称之为“ناقة”。有人统计过,阿语中骆驼的名称有 30 多个。汉语中表示骆驼的词汇却只有一个,表达不同的骆驼时,再加上适当的形容词。

另外,由于客观世界事物无限繁多,现象无限复杂,而各种语言用以表达的词汇又都是十分有限的,一词多义的现象在各种语言里都是不可避免的。两种语言一些具有共同基本词义的词汇,却往往各自具有大量不同派生意义,并因而在与其它词汇的搭配上也显出不同。如汉语的“打”一词和阿语的“ضرب”基本意义相同,但其派生意义和与其它词汇的搭配用法差别很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打”与其它词语搭配构成的词条有 190 多条,阿语“ضرب”在“المعجم الوسيط”中也有 30 多种。虽然两个词有时用法上十分一致,如“打击”和“ضرب”,“打破记录”和“ضرب الرقم القياسي”,“打电话”和“ضرب التليفون”,“打比方”和“ضرب مثلاً”等。但两者大量的派生意义和与其它词语的搭配用法却相去甚远。如阿语的“ضرب عنقه”(“打脖子”)意思是“杀头”,“ضرب الودع والرمل”(“打贝壳和沙子”)意思是“算卦”,“ضرب الموعد”(“打约会”)意思是“约时间”等,都是汉语里没有的词语组合方式。同样,汉语的“打水”,“打草稿”,“打哈欠”,“打家具”等,也不符合阿语的词语搭配习惯。

由于词汇意义的民族性,词汇的多义性,词汇搭配习惯和各种语言语法结构及表达方式的不同,使得两种语言间的转换不可能是机械对应的,不能不是一个复杂的再创造过程。翻译中经常遇到找不着确切词语表达原文的困难。比如阿语句子: